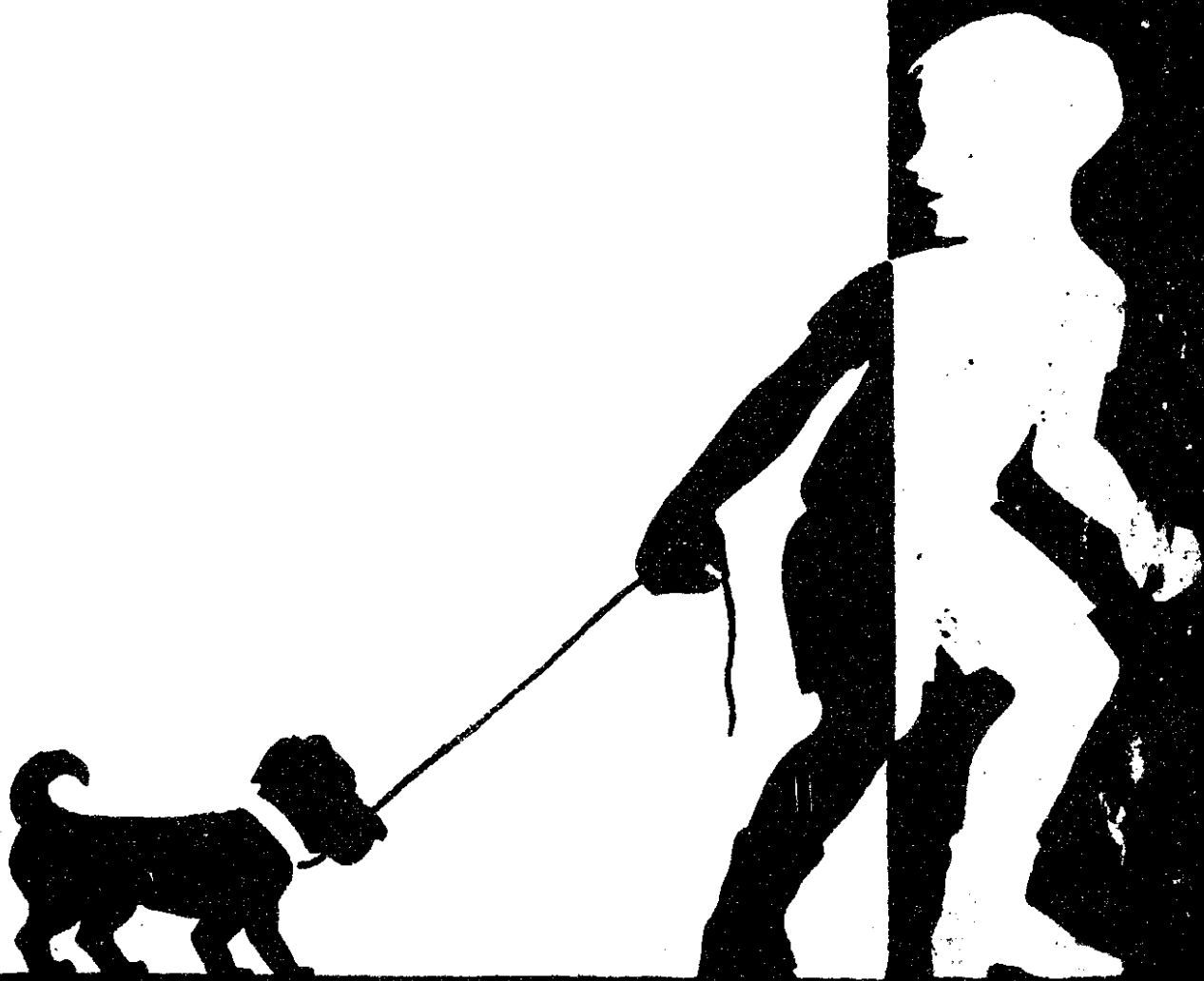


市童遷善記



千秋出版社發行

劣童遷善記

沈辟邪譯

劣童遷善記

沈辟



本書作者在英國文壇上，並沒有給他坐的交椅，譯者卒，因此，這部作品很少有發表的機會，雖然牠在英國是皮面燙金地出版了。

屢次要將譯稿丟了，自己拿來看一下，又屢次的有點捨牠不得，實在的，原文的立意很純正，描寫很清雋，佈局也很曲折，在兒童教育一方面，的確不無有點小補。曾經修改了三四次，將不合於我國國情的地方，全刪去了，再讀一遍，覺得還可以，於是騰清了等候發表的機會。不敢希望牠皮面燙金，但願介紹給愛好教

育的讀者，或者貢獻於小學教師和小友朋之前。

大 方 印 務 局

約期不誤
印刷精良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三六一二二

(一)

在加拿大東部人煙寥落的地方，有一個用木板造成成功的紅色的校舍，孤獨地立在原野之中。

這校舍的年紀是很老了；門窗破損，好像一個沒有了牙齒的老年人，而屋瓦狼藉，又似乎禿了頂啦。本來就祇有二三位教師，因為不願與這年久失修的老校舍做伴侶，他們大家都另有高就，走了。失去了約束的許多小學生，一天到晚，便在樹林中瞎跑亂跳，或者在小溪流中撈捉魚蝦，比較文靜一些的，去圍集在一塊兒，猜謎語和講故事，更有幾個最難得的好孩子，則在田園間很忙碌地幫助着他們的父親

母親做些閑事。

像一條正在爬動的長蛇似的羊腸小路，彎曲地躺在校舍的東北面，小路兩邊排列着連亘的竹籬，有不少鮮美的小花朵兒，從籬隙中伸出頭來，隨風顛播，像在迎送往來的行人。連年冬天下了雪，積雪壓在竹籬上，竹籬載不住雪的重量。漸漸的屈伏了，屈伏得偃臥在地面；但是，沒有人去理會牠，儘管讓他躺着，很舒服地躺着。

此地本有繁密的大樹林，不僅是景色美麗，夏天還可以遮蔽酷烈的日光。幾年之前，不知怎樣的起了一場火，把樹林燒得祇存了些枯幹和殘枝，弄成氣象蕭條，正所謂大不如前了。然而還好，在那殘樹幹的裂隙中和樹根下的泥縫裏頭，有李，杏。楊梅等的芽，逐漸生長

而成了許多小小的樹木；再有一望皆碧的茂草，蓬蓬勃勃，高過人脛；總算可以點綴風景。

南邊有幾簇倭樹叢，從林隙，可以望見納菲萊得湖和鷹巢及熊山；蔚藍的湖光，與灰紫的山色，望去很是好看。還有一條湯勃爾大道，夾在二山的中間，看起來似乎很近，但是距離此地，尙有六英里之遙。

離開紅校舍不遠，有一個二英里長一英里闊的池子，像這樣的池，在英國已可稱爲大湖，然在加拿大，僅以小池視之。

五月上旬的某一日，天氣熱得了不得，可畏的火樣的日光，遍照在山田原野，幾乎要把人們的背皮晒得燃燒起來了。其時，在這荒涼

的舊校舍的門前，忽然來了二個人；一個是此地的牧師西摩，高個子，黧黑的面皮，態度很嚴肅，他就住在校舍的相近，他所領的教區，有六十英方里之大，事務繁而俸給很菲薄，每年祇有四十鎊的津貼，若非他躬耕薄田，恐怕難以糊口了；一個是新聘來的教師伊墨生，他的豐姿英俊，年紀還很輕，最近畢業於孟德列爾的高等師範學校。校董們已經議決；如果新來的教師對於教務上不能稱職，那末，到了寒假，就要把他辭退，另外去請女教師來。

伊墨生是初次來到此地，似乎非常地高興，抬起了頭，望望這裏，瞧瞧那邊，時常浮起一層笑容在臉上。西摩見校舍的玻璃窗，過半數已打碎了，便忿恨地對伊墨生說：

「自從前任的教師白其德先生去後，我已多時不曾來此了，豈知好好的一個校舍，竟然糟塌到如此樣子，你說可恨不可恨？我想，像這種惡劣的孩子，大概是不可救藥的了。」

「關於這個問題，請你不必憂慮，我總要盡我的能力，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的見解，以為無論怎樣惡劣的孩子，決沒有不受感化的。」

「伊墨生很沈摯地說。」

西摩用鑰匙要去開啓門上的鎖，但，鎖眼中被人塞了一塊小石，橫梗在裏頭使鑰匙不能轉動，西摩嘆息了：

「這不用說，又是那頑童幹的了。」

伊墨生蹲下去，用手指把那小石塊挖了出來，笑說：

「這些孩子也太笨了，他們以為校門不開，就可以達到目的嗎？」

用力一推，門就開了。

教室中陳設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完整的；你看，桌子和椅子，都弄得七歪八倒，有一隻三條腿的教桌，用一根木杖支撐着，火爐的烟囪，跌倒在地上，滿地散着濃厚的煤屑，伊墨生見此情形，也很不滿意。

「這不是可怕的境地嗎？」西摩儘管搖頭。

「無論如何，我得強迫他們跟我一同整理一下子的，」伊墨生打起精神，興奮地說：「在此三星期內，大約不能上課了，我將利用這

三個星期的光陰，教他們同來修理此破舊的校舍；他們與我相處日久，就會視我如友了，並且，他們每天有了正當的工作，那裏還來得及荒嬉呢？」

「好是當然很好，但不知校董們的意見如何？」

「我不可不管校董們的意見不意見，我一定要從這一條方法入手，否則寧可辭職不幹，因為我覺得那是再妥當沒有了。我的行李，快要從孟德列爾運來了，但，不知住在那里最方便？」

「就住在我家裏吧，離校舍不過十分鐘的路程呢。不過，我以為你萬難久居此地，你要曉得，那惡童是非常可惡的。」

「我願常住在此，因為我來的時候，我就抱定宗旨；愛此鄉，並

愛此鄉的孩子。我能忍耐，我有法子感化他們。」

「請教你用何種方法呢？」西摩懷疑地問。

「方法？那自然是忍耐而已，我先忍耐一切，然後使他們對於我的說話，也不敢不耐。」

「祝你成功！不過，在許多學生裏頭，有一個最最惡劣的壞孩子呢，歷年來校中發生的風潮，都是他在搗鬼；隨便你怎樣去責罰他，他全不害怕，請問你對於這麼的一個壞孩子，可有何種辦法？」

「人類是有心靈的，決無不受感化之理。他雖然有種種惡劣的行動，但必有一二件是做得對的，我們不能抹殺他所做得對的那一二件事，就當他是個廢物。我想隨時隨地，窺察他的一舉一動，隨時糾正。」

他的錯誤，期望他成功一個好學生。至於成功與否，暫時還難於決定，不過打和罵的惡規則，用在這樣一個孩子的身上，是萬萬不相宜的。各個孩子的品性不同，所以要留心觀察，再施以適當的教育，方能收穫良好效果，假使墨守陳法，一味的嚴厲，你雖鐵青了面皮，他還是劣性難改，當面雖沒有什麼，背地裏却還是要搗鬼，這種治表的方法，對於孩子的本身，試問有什麼用呢？」伊墨生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一大串的話。

「據你說，要將全校許多的學生，逐個觀察而施以教育，豈不麻煩？」

「不這樣辦，便不是良好的教師；譬如修理機械，你不明瞭牠的

損壞點在那裏。就貿然下手，非但修不好，恐怕還要把那機械拆壞哩。教育兒童，就跟修理機械一個樣子。」

「但，無論怎樣精明的機械師，要他在同時修造許多機件，實在未之前聞，現在校中有好幾十個學生，待你逐一觀察，後再施以適當的教育，不是爲日太長了嗎？」

「慢慢地來，何必急在一時呢？」

「空言無益，看將來的結果好了……時候已經不早，回去吧。」

西摩拉開了車門，讓伊墨生坐在車中，他自己趕着馬，蹄聲得得，漸漸消逝於地塵滾滾中。蹄聲既息，忽聞一陣狂笑聲，播盪於沉寂的空氣中。

原來，西摩和伊墨生在校舍前面立而談話的時候，有二顆溜動的眸子，在綠葉叢裏，不停地望着二人，這笑聲自然是他了。

黃綠著
流水畫
東廂記

西廂記是古代才子書
東廂記是今代的奇書

五 一 只 大 四 二
分 角 售 本 開 十

南局郵路德卡海上
行發社版出秋千

(二)

馬克·阿克頓，他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面目很清秀，身體瘦而且長，性極活潑，他有褐色的雙眸，和渾圓的頭殼，頭髮很光澤。他不畏熱，常常赤着身子在烈日下奔跑；因此，皮膚便成了棕黑之色。他又喜歡爬樹，每一件新做的衣服，給樹皮和樹枝所磨擦，不消幾天功夫，就已破得無法可以縫補；一條袴子，也襤褸如乞丐。衣櫥中亂七八糟地丟放着不少新鞋和新襪；因為他根本不喜歡穿皮鞋與襪子的，他母親每次交給他，他總是每次的拿來收藏着。

馬克家裏的境况很不錯，他父親開了一爿雜貨居，在二十英里外

的熱鬧地方。馬克不大住在父母處，他常住在祖父這邊——就在校舍相近。老祖父最是疼愛這孩子，從來不肯罵他一聲，休說是責罰了。把縱容得馬克好像一匹失羈之馬；自然，他祖父是一個十足道地的「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的姑息者。

馬克因祖父疼他，沒有了管束，便益加的放肆，絲毫無所顧忌，損人不利己的惡劣的工作，幾乎是他的每日功課了。村中的人們，對於他無不恨如切骨，大家都是這樣說：

「小小的年紀，就已無惡不作，將來大了，終於有絞死的一日。」

人家都說馬克的可惡，但他也有幾件做得很對的，像熱心，仁愛

對於動物及小孩子，每喜盡他的天職，去保護牠們。小孩子喜歡接近他，自然不用說了，便是貓，狗，牛，羊，也知道搖着尾巴去歡迎他。還有一事，我們應該替他快活；原來，這裏沒有開映電影的場合，關於誨盜的影片，當然不會印入他的眼簾；他既不喜讀書，有數種描寫竊盜的不良小說，亦從未寓目；或者伊墨生不到此地來，他沒有這樣一個良好的導師；或者他一心研究盜賊的伎倆；那末，這壞孩子真會有絞死的一日了。

★

★

★

★

西摩和伊墨生坐了馬車，一轉瞬去得遠了。

馬克從樹葉叢中伸出頭來，見人馬俱杳，便走到路上，伸着懶腰

打了一個呵欠，他想：

「那年輕人大約是新來的教師了，看他的狀貌，極似一個孩子，當然是容易對付的。但——怎樣阻止開校呢？」

想了想，他忽然爬到樹上，長長地呼嘯了三聲，重新下樹立着。

這是他召集同志的呼號，人們都叫牠「馬克的嘯聲」，同時也是馬克將要作惡的預告。

天這樣熱，除了勤苦的農人，誰也要躲在家裏的，但是馬克的同志們，對於馬克向來是唯命是聽的；他們聽見三聲長嘯，不敢不在烈日之下，奔來集合。

馬克演說似地對他們說：

「學校等於監獄，教師宛如獄卒。我們這些可憐的小學生，每天總要被禁錮於這可怕的監獄中，挨受獄卒的打罵。你們想，可恨不可恨？你們願意去當囚犯嗎？」

大家望着馬克發怔，因為他們實在沒有法子呵。等了好久，李却特起來獻計了：

「在上課的時候，我們可以大呼小叫，打架胡鬧，那末，這新來的獄卒就無計可施了。」

「早上帶了書包出來，我們可以藏匿在樹林中，盡量玩耍，到了傍晚，再慢慢地回到家裏去；這樣，教師以為我們家裏有事，家裏又以為我們在上課，這不是很有趣的一種辦法嗎？」約翰遜自以為這是

很聰明的貢獻。

幾位同志也認爲這二種辦法最妥當，大家快活得跳起來了。樹枝上剛巧有一個松鼠，捧了一顆果實在啃咬，牠聽見了笑聲，要緊逃匿，那果實落下來打中在裴克的頭上，裴克拾起果實，納入口中，大笑說：

「我們餓了，就採果子喫。」

衆人聽見了，更加得意，一齊拍着手，唱着歌。

馬克立在池邊，撲通，跳入水中，不見了。一會兒，他從水中探起頭來，笑笑說：

「我有一個最妥當的辦法在這里；假使沒有校舍，可以開校嗎？」

「沒有校舍，他們不是可以設立露天學校嗎？」衆人都不假思索的說。

「在火傘一樣的太陽底下，誰高興露天去晒日頭呢？」馬克鑽出水面，顯出很正經的神氣：「如果我們把校舍焚燬了，在短時期內，他們決計來不及重建新屋的，剛才我已弄了不少樹枝，堆在我們的紅校舍的四周，等一會兒，祇消引火燃燒，即能把牠燒成一片焦土；那是公共的產業燒了，也不要緊，對於我們每個人的父親，可以說不受任何的影響。」

「放火……嘿，那裏可以，我們不同意！」大家表示反對。

「校舍燒去了，我們的父親不是要挖腰包攤派一份的捐款嗎？不行，不行。」

「書上讀過的；能夠愛護公共的事物，才是良好的公民。我們不應該幹這種妨碍公衆的玩意。我們要做好公民。」

馬克因衆人疑懼，恨恨地說：

「老鼠！你們這一羣懦怯的老鼠！」有一隻老鸛鳥，忽然掠水面而過，馬克打斷了話頭，追上前去了。

「好惡毒的計劃，這種卑劣的行爲，祇有馬克才能想得到，也祇有馬克才會做得到。」年紀較長的樊訥，說這話時，很露出不屑的樣子。

着樊訥。

「真的，可惡的馬克！他將來的歸宿，是絞架啊！」考爾頓附和着樊訥。

向來擁護馬克的古柏，已從池中爬起，正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曝曬他的水淋淋的身體，聽見了樊訥與考爾頓的詛咒語，不覺生氣了。

「論理，這種計劃的確很惡毒，但馬克是爲我們大家設想，不是爲了他個人的利益，我們不應該這樣誣謗他。」

在池中游泳而正在快樂的馬克，忽然聽見遠遠地有一種紛擾和驚叫的聲音，躍出水面，他急忙趕去；見幾個孩子抓住了法蘭克。羅塞爾的手臂，扭住了不放，並且在毆辱他，法蘭克極力掙扎，急得眼淚也迸出來了。

「法蘭克要破壞我們的計劃，他說：他要去告訴他的父親。」這是衆人見了馬克後的報告。

「你真要這樣做，法蘭克？」馬克問。

「那妨害公物的惡謀，我不願見牠成功……」法蘭克哭着，掙扎着。

「我們已剝下了他的上衣在這裡，他是跑不了的。」衆人都說，

「拿衣服來，還他，」馬克命令似地，又對法蘭克說：「從今天起，你也不必和我們在一塊兒；因爲當初所訂的「安患相共」的誓約，已經被你破壞了，知道嗎？」

「安患相共，那是專指遊戲的事，現在你們要闖大禍了，我怎肯

答允呢？你能立刻停止這種卑劣的計劃的進行，我仍可當你是一個好朋友。」

「不要廢話，我現在要你允許一個最容易答覆的請求。」

「什麼事？」

「祇許你去報告你的父親，在回家的路上，無論遇見誰都不准洩露消息。」

「可以，可以，快快放我走！」

(三)

法蘭克奪回了衣服，剛伸進了一隻衣袖，就很匆遽地跑進樹林中去了。衆人一陣狂笑，馬克便對他們說：

「我早已知道，法蘭克的父親在半點鐘前到休旁去了，要傍晚才能回來；法蘭克巴巴地想去找他，那裏來得及呢？哈哈！時不宜遲，快些進行我們的工作，來！……大家跟我來……」

衆人跟在馬克後面，一步懶似一步，顯然不大願意。

其時休旁城中，正在最鬧忙的時候；往來於休旁的各種車子，絡繹於村道上，有運送牛乳的牛拖車，有裝滿了果類與菜蔬的驢車，有

公車，又有馬車；車聲磷磷，不絕於耳。

有一輛滿載着稻草的車子，正從山上很緩很緩地下山，車中坐了二個鄉下人，在互相閒話，一個人用馬鞭指着那古舊的紅校舍，說：

「看呵！像這種破舊的校舍，依我想，老早就應該放一把火把牠燒燬了，我們村中的好風景，都被這老校舍弄壞哩。」

「是的，改建一個簇新的校舍，多麼好看呢！」另外一個人說。『聽吶，有年紀的人，也這樣說呵！』馬克掣着同伴的衣袖，輕輕地說。

從來很少有人走的一條靜僻的小徑中，他們躲藏着，在等候機會

，祇聽見大道上輪聲軋軋，來來往往地忙個不了。談着，笑着，野貓一樣地伏着，他們覺得口渴了，就摘食樹上的楊梅，嚼得滿口都是血紅的汁，地上流着紅的水。

馬克側耳靜聽，車聲已是歇了，於是，立起來就要走，但羣兒袒了胸，捧了楊梅，坐在樹蔭下面，懶得不願動身。

「我們熱！我們又渴！我們不高興走。再坐一會，慢慢兒走也不妨。」

「嘿！光陰一去，機會難再，等到覺得懊悔，已經嫌遲了，慢慢兒，慢慢兒，恐怕那可惡的「慢慢兒」，將就誤了你們的一生！現在祇是幹一件小玩意兒，你們已是如此畏縮，將來還能夠辦些什麼大事

業？」

衆人見馬克有些惱怒了，祇得懶懶地立了起來，又摘了些楊梅，才懶懶地走向校舍而去。

校舍的四周，已經堆置了許多乾燥的樹枝和樹葉，祇要擦一根火柴，就可以把牠燒得精光。「火光一起，你們趕快躲在家裏，不要在外邊亂跑！」馬克說到這裏，一隻手伸到衣袋中，忽然叫道：「啊！不好！……你們誰有火柴？」

火柴不是必需之物，所以大家都不曾帶在身邊。馬克無法可想，自己跑到家裏去拿了。他去了好多時，還沒有回來，衆人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並且肚中也飢了；於是大家在怨恨馬克，懷疑他是胆怯而不

來了。

大家正在猜疑，祇見馬克背了一隻口袋，遠遠地，帶跑帶跳的在過來。奔到了羣兒集合的所在，他倚在樹上，揮着額上的汗，同時還喘着氣。他把口袋打開，捧了許多的餅乾，分給大家充飢，一邊說：

「你們見我許久不來，大約又在背後詛咒了。」

「那里，那里，我們那里敢罵你？你畢竟爲了什麼事，累我們等得好不心焦。」

「祖母要用水，我跑到池畔去替她挑了二桶，路又遠，心裏又急，啊，疲極了！」

「好一個孝順的小孫子，你爲甚麼不縛在你祖母的裙帶上呢？」

年紀比馬克大而不獲衆人的推戴的樊訥，時常在嫉恨馬克，此時又露着鄙夷的神色，這樣地揶揄馬克。

『小乞丐，不用你開口！倘使你伏在你母親的裙中，你便像一條死狗，累得你母親行動都不便。我的祖母很愛我，她要用水，我自自然應該替她去挑來。你自己不能孝順你的尊長，竟然還老着臉來譏笑我，你真是一匹蠢驢……我沒有功夫同你多談……火柴已帶來了，來，動手……』

大家屏息而坐，可以聽見他們的心房在跳躍，因為幹這種把戲，除了馬克，誰都有些怕呵。馬克，那壞孩子，他接連地擦了幾枝火柴，都給風吹滅了，樊訥又譏笑說：

「怯獸！你有意把燃着了的火柴吹熄，吹熄了又擦，不是想耽延時刻，來欺騙我們嗎？」

碎！馬克怒極了，對準樊訥的胸前，猛的就是一拳。

樊訥不禁打，仰天就是一交，四脚朝天，跌在草地上，掙扎着爬了起來。許多孩子看見了，無不拍手大笑，馬克就在笑聲中又擦了一枝火柴，拾起一片乾燥的樹葉，燃了。

(四)

馬克剛把那樹葉燃了，忽有人在他背後，厲聲說：

「幹嗎，孩子？你在這里弄火，豈不把校舍燒了？」一腳踏滅了那片已經着火的樹葉。

這突然發生的一幕，顯然使許多壞孩子有些驚慌失措，大家看這個人身材瘦長，但是並不認識他。

伊墨生獨自在校舍的四周散步，無意中發見衆人在縱火，因此，急遽地跑了過去，含怒說：

「我真料不到，品性很好的馬克，會幹這樣的壞事。」

因說：

馬克也真料不到，伊墨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反使他非常羞慚，

「誰說我的品性很好呢，先生？」

「剛才遇見勞倫思太太……」

馬克面紅過耳，更覺羞不可仰，伊墨生續說道：

「我來此還不久，那里能知道你的品性呢？這是老太太告訴我的

。」

「先生，你不要相信她的話。」馬克的臉更紅了。

「老年人如何會說謊？……現在你老實對我講，畢竟爲了些什

麼，竟敢幹這犯法的事？……你是發起人？」

「是的，是我發起的。」馬克很爽快的自承了。

樊訥在一傍說：「我會幾次的勸阻他，他始終不肯聽從我的好話，真是無法可想。」

伊墨生並不睬他，仍向馬克說：

「孩子，你放火燒校舍，到底有什麼作用？」

「校舍燒燬了，我們便可以輟學到底，並且，像這種破舊而又嶮巖的校舍，不燒掉也快要坍塌啦。」

「你沒有聽見過露天學校的名稱嗎？」伊墨生笑了笑。

「好像聽見人家說過的，但，誰能在烈日底下上課呢？」

伊墨生坐在馬克所佈置的樹枝堆上，孩子們散在四邊，有的坐，

有的睡，有的蹲着，大家望着伊墨生，雖沒有敬畏的情態，但各人臉部上，顯然都有羞慚的神氣。

「露天學校在愛爾蘭最盛行，然此地亦可照樣設辦的，開課的時候，並不需要何種手續和用具，祇愁無良好的教師，來教誨你們這些頑皮的劣孩，你說烈日下不能讀書，我們不好揀樹蔭下的涼地嗎？」

「先生，你可是新來的教師？」馬克似乎很恭敬。

伊墨生把頭點了點，一手指着地上的樹枝堆，一面望那破碎的玻璃窗，他說：「這二件玩意兒，是不是你們對於我的示威行動？」

「也有些，同時呢，我因校舍已舊了，希望建造新的。」

「誰替你們造新校舍呢？」

「村人。」大家這樣回答。

「教材人拿出血汗掙來的錢，替你們造校舍，你們能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嗎？你們曾否聽見一個國王的故事？……」

「請先生給我們講。」

「從前某國有一謀臣，請國王在宮殿的四壁，大書特書；「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先須考慮其結果，切勿貿然下手。」寫了許多紙條，四面黏貼着。後來有一天，有一個常常替國王理髮的理髮匠，因為受了敵人的運動，在替國王理髮而到了薙鬚的時候，他手中拿了鋒利的薙刀，擬準了國王的咽喉，正想下手行刺；突然瞧見了壁上的字條，他想，把國王刺死了，於自己並無益處，他覺悟了，情願犧牲敵人所

許的賄金，而國王的生命，也因此保全了。理髮匠依然很坦白地在國王宮中做事……

『我要問你們，你們燒掉了校舍，是怎樣的結果？你們的村人，卽就是你們的親，友，隣里，與你們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們手足胼胝，一天到晚地用汗和血去換錢，換了錢來，却犧牲在你們這些壞孩子所幹的壞事上面，他們固然是不值得，你們問問自己的良心，可對得住人家嗎？』

大家把頭低垂在胸前，馬克也偃了腰在弄地上的小石，都是靜默無聲，表示他們的懺悔。伊墨生又說：

『好國民應該保護公產，和自己的東西一樣，玻璃窗又是誰打碎

的？你們現在有幾個人？我想同你們一塊兒把校舍修理起來。」

「八人，不過法蘭克已走了。」

「他爲什麼獨自走了呢？」

「他不願意幹這放火的事。」馬克欲說不說，終於囁嚅地說了。

「像法蘭克，才是一個好孩子，你們應該學他呵！好，你們回去

吧。」伊墨生對羣兒說了，又告訴馬克；

「剛才我遺失了一柄小刀，你替我去找找看……慢，慢，我把正經事忘了。你們共有八人；適巧校舍有八扇窗，禮拜一的早上，大家都到此地集中，每人要擔任修理一扇窗；再要幫助我粉刷牆壁，裝配玻璃，整理校具；到了下半年，破屋子不是變成新校舍了嗎？」

這時候，夕陽在山，早已暮雲四合，一縷一縷的炊煙，裊裊地從人家屋脊上升了起來，貓頭鷹躲在樹林中，發出一種幽厲的叫聲，牧童趕了牛羊，走進林間，耕田的，捉魚的，採柴的，也陸續歸去了。

伊墨生遺失的那柄小刀，本來值不了幾個錢，但他要測驗馬克是否有忍耐心和服從心，所以要馬克去找。不多的時候，馬克就在草中尋見了，交還伊墨生。於是伊墨生說：

「你目光銳，心思敏，如能用在正當的事，將來是很有希望的。」

「正當的事？不太有味嗎？」

「放火，敲窗，難道比較幫助勞倫思太太做事更有味嗎？」

「誰對你說的，先生？」

「勞倫思太太她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不過頑皮性太重了，所以，有時要做出不合理的事來。馬克，你聽着，從今天起，我將信任你，優待你，校中一切雜務，都交給你去辦，你年紀比較大些，智識和品性，自然也比較的好些，以後你要聽我的說話，一切你都願意嗎？」

「我也曾經屢次的想做些正當的事，但村人都說我是壞孩子，因此，我實在不願意做正當的事了。」馬克搖着頭，有沮喪的神氣。

「你不要灰心，不要自暴自棄，尤其不要聽旁人的胡說；祇須立定志向，努力向光明的大道前進，到將來自然有人稱你做好孩子了。」

馬克依舊是搖頭。

袁	阮	徐	胡
美	玲	來	蝶
雲	玉	本	本
本	本	事	事
事	事		

通郵二一每一每
用票分角本册種

西三一局路卡上
號弄五南郵德海

行發社版出秋千

(五)

法蘭克拼命狂奔，奔到家裏，來不及推門，用力一撞，一扇古舊的木板，便被撞跌在地上。他滿身全是汗，頭上蒸籠似地在散放熱氣，喘得像一條牛，上氣不接下氣的問他母親：

「爸爸……爸爸……他……他……在那裏？」

他母親看他這種急遽的樣子，連忙驚問道：

「孩子，你病啦！」淌了幾點眼淚，又抱法蘭克在她懷裏，撫着他的頭：「孩子，是不是又被馬克斯欺侮了？聽說新的教師已到了，也許快要開學哩，我看你們每天荒蕩着，心裏真替你們着急呢。」

「的確，媽媽，新教師已到啦，馬上就要開學了。」法蘭克喘息定了，對他母親說。

「但願這位教師，能夠循循善誘，使你們都成有用之材。」

「爸爸那里去了；我有很要緊的事想告訴他。」

「你爸爸負了一口袋的五色的卵石，到休旁去求售，走了已有一小時了，他在臨走時說；要晚上十點鐘才能回來呢。你有什麼事要找你的爸爸啣？」

「媽媽，請給東西我吃。」法蘭克躊躇了一回。

媽媽走到廚房裏，捧了一隻盤，盤中有二片麵包和一杯牛乳，她把盤放在桌上，說：

「孩子，快吃吧，你每天老是忍飢挨餓，那不要弄成病嗎？快吃吧！……希望你以後別再荒嬉了，你年紀已不能算小，也應該替你爸爸做些事了。」

法蘭克左手執杯，右手拿了麵包，一面吃着說：

「媽媽，你別憂，從明天起，我決計不再荒嬉了。」說了，他就把杯中的牛乳一飲而盡，把吃剩的麵包，塞在他的衣袋中。

辭別了他的媽媽，法蘭克出門就走，預備到休旁去找他的父親，但他並不敢把他的行蹤告訴他的媽媽，因為恐怕受到她的攔阻，同時又爲遵守着對馬克所說的諾言。

究竟是小孩子的念頭，他並不想一想，到休旁去了再回來，是否

有足夠的時間去阻止馬克的放火，像馬克那樣的壞孩子，是否會等候阻止的人來了才下手。法蘭克急匆匆地在路上走時，心中思潮起落，想了這事，又想那事，他總是希望馬克的惡謀失敗，走着，走着，迎面看見了一個怪石嶙峋的高山，這山的名字叫「折頸」。跑到山頂上去一望，可以望得見休旁城中的一切——萬屋櫛比，行人摩肩，以及車水馬龍的種種情景——不過是很渺小的。

法蘭克爬到了山腰，忽見從自己剛才來的那條路上，來了一輛公車；他因路上碎石很多，赤了腳難於行走，他想搭乘這車。跑到了山脚下，他對趕車的人說：

「謝謝你，你能讓我乘坐嗎？我的爸爸在二小時前到休旁去了，

我有極重要的事去報告他。」

「這不是傻小子的舉動嗎？那麼大的一個休勞城，城裏的街道，縱橫交錯，多得像蛛蜘蛛結的網兒一樣，人又那麼擁擠，來來往往，極似樹下的螞蟻，你爸爸就是許許多多的螞蟻中的一個，你如何能找得他着呢？」

法蘭克一定要搭車，趕車的又說了一大串的滑稽話，見這孩子實在太可憐，太焦急了，才伸出一隻手，拉他上了車。鞭子一揚，同時又撮唇作聲，那馬好像懂得人的意思似地，俯着頭，飛一樣的向前直跑。這個時候，正是那壞孩子擦了火柴在燃燒樹葉的時候。

(六)

在休旁和納菲萊得湖的中間，是一條大道。半路上有一間破舊而坍塌的與紅校舍很相似的茅舍；牆上的磚石，已脫落了不少，變成一個空洞，貓和狗常在這裏出入；碎瓦片堆積在階前，有許多麻雀在這裏跳着，歌着。

勞倫思太太已經七十多歲了，滿頭都是白髮，她不但駝着背，並且是個跛足。在十年以前，此地忽然失火，她急忙從窗口跳下逃命。一交跌在地上，把她的足踝骨跌斷了，所以她在走路時，一蹺一拐地，還要撐着一根杖兒。她每天坐在家裏的時候多，不大出門去走動。

她家裏並沒有別的人，加以貧病交迫，真是可憐極了，但是，誰能憐恤這個無助的苦老太婆呢？

伊墨生叫了一輛車子，把行李載上，從休旁而來。他曾在前天與這苦老太婆見過了一面，今天又順便再來訪她一次。車子到了她的門口，伊墨生便教把車子停下，將簡單的行李卸了下來，付過車錢，讓那車子回去。他踏上石階，回頭一望，見有五六輛的車子，在路上過去的。

進了門，見這可憐的老太太，面上有不豫之色，似乎還在拭淚。

「老太太，前天別後，你好嗎？老年人應該自尋快樂，爲什麼這樣傷心？」

「謝謝你，先生，我身體還好。先生，你看見剛才過去的六輛車子嗎？照例，任何車子打我門前走過，須要給我幾個錢；因為門前是我的地產，不是公路，而且打我門前走，路近一些，可免繞道之苦。我門前不是有木柵的嗎？要開了那柵門，車子才能過去。人家欺我年老而多病，行動又不便；他們每次經過時，老是高高的坐在車上，手中握了錢，等我一拐一拐地把柵門開了，便納錢在袋中，猛力加鞭，衝過去，逃了。我既追不上，祇好讓他們逃跑，有時，還要被推跌在地哩。先生，剛才過去的六輛車子，他們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已有好多次了。」

「他們是幹什麼的？」

「聽說是愛爾蘭工人，他們沒有固定的住址的。」

「這種人欺侮你老人家，的確可惡，但你何不去責問他們的東家呢？」

「從這里到休旁，路太遠了，我又跛足，所以不能去。但是，我總想試一下，因為馬克，他曾得給我看家的。」

「馬克？他不是公認為最惡劣的壞孩子嗎？」伊墨生很懇切地問她。

「不，先生，前天的話還沒有講完呢，馬克這孩子，其實是很好的哇！」她凝視着伊墨生，似乎要他相信她的話，同時又目視地上的行李；「先生，你將久居於此嗎？」

「是的，我是來當教師的。」

「真的嗎？我希望你是個聰明的技師，把馬克這一塊未經琢磨的玉，好好地彫刻起來，做成一件值價的東西。馬克的壞處，壞在知過而不知改，倘使能祛除他這種錯誤，那末，他就成了個好孩子了。」

「那自然。關於馬克的壞處，我已經聽見了，請你再講些關於馬克所做的好事吧。」

勞倫思太太於是就講了下面的一個故事：

「去年秋天，有一天大約是在傍晚的時候，小園中的蘋果已經熟了；我就摘了一滿筐，放在門前，預備賣給過路的人。忽然，有一羣孩子從我門前走過；樊訥——他是一個最壞的惡劣的孩子——看見了

蘋果就用脚把那筐子踢翻，一顆一顆的紅蘋果，在滿地亂滾着，他却領導了羣兒，爭來拾取。我連忙扶了杖，跑出去叫他們不要胡鬧，樊訥看見我拐呀拐的樣子，他也不逃，祇是拍手大笑。我正在奈何他們不得，忽見馬克立在羣兒中間，大聲叫罵起來了，他罵樊訥是沒有廉恥的禽獸，叫衆人把蘋果留下，還給我這老年人，樊訥擲揄地說：「馬克，倘使你是演說家，說的話倒很動聽的。」馬克一拳就把樊訥擊倒在地上，他說：「有我在這里，便不准你搶東西。」樊訥爬起來，恨恨地走了。馬克蹲在地上，把四散滾開的蘋果，一隻一隻拾了起來，都放在筐子裏頭，並且對我說：「要是你的脚不跛，年紀又不這樣老，我是決不願意幫助你的。」我叫他到我屋中去坐坐，他見我屋中

的凌亂狀況，他說：「一個殘疾的人，理家是很不方便的。」我說；這倒還是小事。祇愁汲水的地方，離開家裏很遠，要是不速去速來，恐怕那些狡滑的車夫，偷過我門前的關，或者柵門閉了，被他們用巨石把柵弄壞。馬克似乎很悲傷地說：「啊，可憐的老人家！我願助你一臂之力。」從那天起，他天天總要跑來替我做些事，汲水，採柴，和旁的雜役，從去年秋天到現在，一天也未嘗間斷。先生，你說這孩子如何？」

伊墨生彷彿服了一劑清涼散，心中很是爽快，因將行李寄頓了，很高興地辭別出來。當他經過校舍的時候，瞥見有六七個孩子蹲伏着，馬克正在擦了火柴放火。他因為已經聽了勞倫思的說話，所以並不

深責，而且對於馬克，有甚深的好感和希望。他勸阻住了馬克放火的
謬舉，又見那柄刀子已找到了，因說：

「馬克，禮拜一早上，你帶他們一同來。」

黑嬰新著
三篇創作
精裝一冊
只售二角



上海卡德
路一五三
弄四號上
海千秋出
版社發行

(七)

伊墨生從人煙稠密的孟德列爾，來居於這個空氣清新的地方，覺得有非常的愉快。早晨起身了，他在田野間玩賞晨景；見一輪紅日，漸漸的從山凹中推起，忽然想起這天是禮拜一了，馬克大約不致於忘了前天的約言吧。

早餐既罷，徐步向校舍方面走去，耳畔聽見有一種尖銳的呼聲。他也不以為意。

走到校舍門前，見馬克已在等候了，他望見了伊墨生，笑着迎上說：

「你看，這屋子，七穿八洞地，要是再不修理，恐怕早晚就要坍倒啦。但是，我們祇須用心去整理，也許能鞏固如新的。先生，你說對不？」

伊墨生因馬克也居然說出修理的話來，自然很快活，他微笑的說

「不錯呀，你的說話！咦，他們在那里，爲什麼還沒有來？」

「剛才的尖銳之聲，就是我在召集他們呀。」

不多一會兒，果見有六個孩子，飛步而來，伊墨生問：

「什麼少了一個？他叫什麼名字？」

「法蘭克·羅塞爾。」

「爲何不到？」

「大概沒有曉得禮拜六所訂的約吧？」七個孩子一同說：

「不對，他難道不曾聽得馬克的高叫嗎？我知道的，他一定是不屑與你們做朋友……我們來幹吧。」

於是，這個修三條腿的凳子，那個修一隻脚的桌子，你運甄，他補壁，配玻璃窗，鋪地板，大家都忙得個不了。

伊墨生叫馬克走到他身邊，指着地上的木花，說：

「拿一隻口袋來盛了，去送給勞倫思太太，順便叫法蘭克來。」

馬克抗起了那沉重的口袋，走到勞倫思家裏，連口袋都送給了她，這苦老太婆自然謝不絕口。

馬克走在樹林中，想起了法蘭克的違反他們的意旨，很是不高興。他跑到一個山嶺上，在這裡，可以望見羅塞爾的家。他連續的高叫了幾聲，始終不見法蘭克的人影子。望着羅塞爾的家好像冷靜得很，祇有一羣小鴨，在門外草地裏尋食吃；一匹小羔羊，繞着樹根在悲鳴，還有一條偃臥在地上的老牛，一個大肚皮一起一伏，像很吃力的樣子；這屋子，靜是靜到極點了。

過了一刻鐘，他看見一個駝背的老頭兒，扶了手杖，一步一嗽的走到田裏，對着那些動物說：

「人已忘了你們了，可憐啊！」

搖動着一個白髮蕭條的頭，那老頭兒捋領下的白鬚，舉目忽見馬

克在離後窺視，很覺詫異的說：

「咳，你這個小孩子，來幹什麼的？來，來，你來替我把牛棚開了，讓那些小牛跑出來。」

馬克當真去開了牛棚，就有幾匹小牛，爭先跑出，跑到母牛那邊吃奶去了。老頭兒很得意，稱讚馬克是個好孩子——馬克便問他法蘭克在那里，但老頭兒是個聾子。一些也沒有聽見。連問了好幾次，終是沒有回答。馬克折了一條樹枝，在泥地上寫了簡單的問句，那老頭兒才明白了，說：

「法蘭克身受重傷，他們全家都去望他了。」

「受傷——真的嗎？」馬克很吃驚的樣子。俯下去，正想再在地上

寫問句。門前忽然來了一輛雙輪的馬車，一個少年農人——羅塞爾家的隣居——從車上一躍而下。那老頭兒看見了，連忙上前握手道：

「柏來德先生，從休旁回來嗎？」

柏來德點點頭，掏出一隻烟斗來，拼命的抽了幾口烟。

「看見羅塞爾夫婦和那可憐的孩子嗎？」老頭兒又問。

「醫生說；這孩子恐怕挨不過今夜了。」柏來德附在老頭兒的耳畔，大聲的說。

那老頭兒的眼淚，更索落索落地滴了下來，并且搖頭嘆息道：

「傷心！傷心！這樣一個怪可愛的好孩子，竟死得如此慘痛嗎？」

然而呵，像這子種樣的死法，是很勇敢的。」

馬克聽了一愕，就問柏來德：「法蘭克因何受傷的？柏來德瞪着眼睛，向馬克瞧了一瞧，依舊拚命的抽他的烟，似乎沒有聽見似的；這是因爲他常常受到馬克的惡戲謔，一向痛恨馬克，輕視馬克的。馬克連問了幾次，柏來德才不耐煩地說：

「法蘭克在休旁途中，遇到了不測之禍，身受重傷，今夜恐怕難過了。」抽了幾口烟，忽然厲聲對着馬克：「厭物！快給我滾開去，誰要你立在這里？」

馬克討了個沒趣，低了頭就走開了。他想坐驢車到休旁去，去和他的小友作最後的握別。走不多遠，他看見池中有一隻小船，用一根纜縛在池邊的樹上，解了纜，他跳在船中，用槳亂划，想坐了船去，

但是他不懂划船的方法，同時又來了一陣風，於是那小船便被吹到池之中央，在池中打着盤旋。

加拿大的池，面積很廣，在英國是應該稱爲大湖的。這池很奇怪，起風的時候，池水流得很急，且成盤旋之勢，變做了一個大旋渦；土人思想簡單，以爲這里乃「水神之宮」，隨便什麼船，都不能靠近牠。從別處永來的木片，樹枝，竹幹，草根，到了這里，就積聚了不再流開；日積月累，此地便成了一個小小的島，但是地土鬆，浮不能建造房屋，也不會生長植物，其實是一個荒島罷了。有時船兒划近了島旁，給樹枝和木片之類的東西阻塞住了去路，便弄得進退兩難，比了觸礁還要不好，要如沒有別的船來設法救援，那末祇好餓死在船上。

(八)

這個島，名叫獅男島，離開大陸有二三英里之遙。從大陸的邊岸，到那獅男島去，其間水流湍激，波浪起伏，雖是精於游泳的人，也不敢貿然嘗試。馬克對於游泳，向來算是很精的，然而遇此情形，他亦黔驢技窮了。

那時候小船在風濤中打着盤旋，馬克見船要翻身了，立刻跳入水中，努力的游；每一個巨浪打來時，把他一直的打到池底，不過二三回，他已疲乏得失去了游泳的能力。冒起水面，他見那小船並未傾覆，於是重復爬進船內。風狂浪大，把小船像一張敗葉似地吹送到獅男

島旁，剛巧又陷埋在樹枝之中，進既不可，退又不能，船底又破了一個洞，頃刻間水已滿船。船便漸漸地往下沉去。

馬克攀登荒島，心裏想；我就這樣的餓死了嗎？祖母見我不歸，不要傷心嗎？又想；伊墨生先生不要說我逃走嗎？我本來想到休旁去

，豈知欲速則不達，竟陷在這樣一個危難的境界中。屢次要想拼了性命，游水過去，屢次的想起了年老的祖父母，却又不肯輕身冒險。

在心中焦急的當兒，忽有一隻硬木小艇，在順流而來，小艇中坐着一個印第安女人與一個小孩子。馬克揚着手帕，大聲喊：

「救命！救命哪！」

女人見荒島上有人叫救命，吃驚地問道：

「你在這里做什麼？」她說的是法國話。

馬克在平時，常與法國僑民的兒女在一塊兒玩耍。因此，他也會說幾句簡單的法國話，祇是不能暢談。此時他就用法國話叫喊起來：

「救命！救命哪！」

「你現在所立的地方，太危險了，快些到另外的一面去，我好想法子救你。」那女人說。

馬克不大能夠明白她的意思，對那小艇裏的女人，呆呆地望着不動。小艇中的孩子，忽然用英國話對馬克說：

「到那邊去，那邊，快些……」

女人也用手指着島的那邊，馬克才明白了，急急跑到她所指示的

地方，同時她也把小艇搖來了；用手示意。教馬克游水登艇。因為島的附近，全是樹枝和泥土，小艇是無法可以靠岸的。

馬克跳入水中，他的衣服給水中的樹枝抓住了，不能脫身。這時候不幸又刮了一陣極其猛烈的旋風，將那輕薄的小艇拋開了。馬克弄去樹枝的牽絆，又是好幾次被巨浪打入水底；神志昏迷，祇得聽憑風浪的播弄，他剛冒起在水面。接連又來一個巨浪，把他拋擲到島旁的樹枝堆中，刺得滿身奇痛，尤其是一隻手臂，受傷最重。他祇有呻吟着，一回比一回更低的呻吟着。

艇中的女人，用力把艇搖，她想去救馬克，是但，風太猛了，始終搖不到島邊。那小孩子更是着急，勇敢地說：

「我不能見死不救，我一定要去救他！」

「悌因，這是應該的，快去救他到這里來。」女人獎勵那小孩子

。悌因奮不顧身，努力游泳，爬到了島旁，急將奄奄垂斃的馬克，馱在自己的背上，很吃力地慢慢的游到了艇畔。女人把悌因和馬克，

一同拉起，讓馬克躺在艙中。她把船搖到大陸，對悌因說：

「好孩子，你趕快馱了這可憐的孩子到茄生家裏去，叫他好好的看護。」

「他手臂上不停的在滴着鮮血，這如何辦法呢？媽媽，你看，我們這小艇中，也全是淋漓的血啦！」悌因對他母親說。

「孩子，今天的事，你做得真不錯，」梯因的母親在裙子上撕下了一片布，替馬克裹好了傷處；「你還記得你那小妹妹去年掉在水中的事嗎？當時救她出水的，也是一個小孩子，你說那孩子是誰？哈哈，就是你今天所救的這個孩子啊！」

「真的嗎？」梯因望着他媽媽的臉。

「不錯的，的確就是他。」她把馬克放在她的膝上，撫摩他的頭髮。眼淚流在他的額上，她悲傷得哭起來了。

過了不久，馬克甦醒了，漸漸張開眼睛，有氣沒力的問道：

「這裡是什麼地方？」

「你還認識我嗎，孩子？我就是曼痕的媽媽喲！你別動，我送你

到茄生家裏去。」

「不，我不去，我要坐驢車。」馬克頓了二頓，又說：「我本來想划了船去的，可恨那風浪，竟把我弄得如此狼狽。」

「現在已沒有車子了，我看你還是到茄生家裏去的好，因為溼衣在身，難免要生病，並且你受了重傷，那里還受得住車中的顛播呢？」

「不，不，我一定要走的，……我要到休旁去看一個朋友……」

「可憐啊，爲了我，這朋友快死啦！」

馬克忍了痛，離艇上岸，向那女人鞠了一個躬，他掙扎着走了。

走不得幾十步，實在走不動了，他坐下來休息，後來有一輛馬車

經過，他便要求車夫載了他到休旁去。手臂上痛得難熬，他頹然的躺在馬車中。

中國童星葛佐治第一部傑作

我的日記

精美裝一冊 · 一角二分

有精美清新銅版多幅

陳娟娟序

.....
此次我同佐治及蔡楚生先生到蘇州去拍了二十餘天，真是可惜。在這二十多天中，天老爺時常不給我們陽光，祇好選了適當的地方，如天平山，靈巖山，木瀆，石湖，橫塘，後來我看了佐治的日記，非常快樂，和羨慕，因為比我寫得好，希望他加緊努力，現在雖然他和我一樣的被人家稱作小明星，等到將來長大了，成爲大明星。.....

上海 千秋出版社 發行

(九)

法蘭克坐了公車到休旁去，臉上時常浮呈一種不懌的狀態。車夫回頭看見了，便將笑話集裏頭最有趣味的故事，不時的講給法蘭克聽，一邊拉着韁繩，一邊還要做出手舞足蹈的滑稽神氣。法蘭克似乎不會看見，依舊愁眉不展，呆呆地坐着。

車子到了休旁的郊外，停下來了，車夫就說：

「我要進城去了。此地是你父親歸家時的必由之路，你在這裏等着吧。」

法蘭克坐在道旁的竹籬下，想等着看火車駛過時的情形，因為鄉

下孩子，難得看見火車的，而此地剛巧又是鐵道綫。

鐵道的一邊，有幾間茅屋，牆壁已略斜，還發出格格的聲音，大概是因日常受了火車經過時的震動所致的，有幾處的牆壁已破，却用新聞紙糊了遮風。此地的居民，都是那些貧苦的愛爾蘭工人。

法蘭克無聊極了，又是覺着餓，便把衣袋中那塊吃剩的麵包，拿出來充飢。

在破屋的門前，有一堆很亂的稻草，稽草堆上有一個小孩子睡着。那孩子忽然爬了起來，他想把插在門框邊用以代鎖的一柄鏽了的小洋刀拔下來，拔不動，他就用足了氣力把牠搖動，却又搖牠不脫，他哭了。這時草堆旁的雞窠中，有一隻老母雞，咯咯地引了幾隻小雞。

走到鐵道那邊去找東西吃，小孩子要緊看雞，倒不哭了。

「啾！啾！啾！」

寂寞的空氣中，忽然來了數聲汽笛，接着就聽見車輪軋軋之聲，自遠而近，打破了這鄉村中的沉悶。

火車越來越近，已可望見車頭上閃灼的火星了，法蘭克用好奇的眼光，細細地賞鑒火車的形狀，他覺得怪有趣，其時與火車相距，祇有百碼遠近了。

法蘭克面色陡變，因為輪聲驚了母雞，母雞逃到軌道上，那小孩子也追到軌道上去了，兩隻手抓住了母雞，儘是憨笑。

火車來得更近了，祇有五十碼了，三十碼了……

母雞的驚叫聲，小孩子的狂笑聲，全給火車的喧鬧聲所掩沒了，而小孩子還是蹲着不走。

法蘭克急得了不得，疾忙從自己坐的地方倏的立起，飛步跑到軌道上。在那小孩子的身旁，平躺了下去，一手把小孩子揪倒，不使他稍微轉動。那火車上的司機，雖然立刻把機殺住，可是那正在急轉的輪子，仍滑轉了幾十個圈兒，從二個可憐的孩子身上輾過去了。

可憐，這二個孩子已做了車下的冤魂啦！

照理，凡是機警的行人，來不及避讓火車時，祇須平臥在軌道的枕木上，就沒有危險了；因為車底和枕木之間的距離，足夠容納一個平臥的人。但是，這裏所說的肇禍的火車，車較低。而法蘭克的臥下

處，又比較的高些，車底和枕木之間的距離，不過一呎有餘，那小孩的身體小，又有法蘭克把他揪住，自然不會受傷，至於勇敢的法蘭克，便難倖免了。

火車從二孩子的身上輾過，大約滑走了二三十碼，才完全停止了。乘客和司機等人，都紛紛的下車，跑到出事的地點：見法蘭克覆臥在地，背部向上，張開了一條手臂，把那小孩翼覆在下面，那母雞被壓得已經悶死了。小孩雖是飽受一場虛驚，却是毫髮無傷，至於法蘭克呢？他背部受了重創，衣已破碎，並且血肉淋漓，一條抱着小孩的手臂，也折斷了，頭上滿是血。整個的身體，幾乎完全浸在血泊之中了。衆人扶他起立，他那裏還能夠舉步呢？於是抱了他到一間

破屋中，放在床上，他胸部雖還微溫，但已昏迷得不省人事。

衆人看着床上，大家無不慨嘆，女客們都拿手帕擦着淚，但是沒有一人能認識，他是誰家的孩子。

有一個騎馬的老人，肩頭上搭着一隻盛錢不多的口袋，他望着野景，正在緩轡而來。他看見火車停在軌道上，許多人擁聚在離車不遠的茅屋前，大家露着悽慘的形色，還有幾個人。則在軌道上像在檢視什麼東西。

老人受了好奇心的驅遣，下了馬，先將馬繫在一棵大樹上，見軌道上有大堆鮮紅的血，心頭不覺一跳，知道軋死了人了；再跑到茅屋前去張視，見許多人有的在流淚，有的在搖頭太息。他挨了進去，

見屋內的床畔，坐着一個中年的女人，哭得兩眼紅腫，不停的用手帕在拭淚；床上躺着一個頭上裹了白布的孩子，涔涔的血，已把那塊白布染紅了。

老人想，索性看他一個仔細吧，他走到床前，不覺失聲叫起來了

：

「啊，我的孩子！爲什麼到這裏來的？」他滿面含着怒容，向牆壁立着，眼淚已像泉水一樣的湧了出來。

「這勇敢而好義的孩子，就是老先生的令郎嗎？」衆人問那老人，又指着正在地上玩耍的小孩，說道；「剛才他在軌道上，幾乎被火車軋死，幸得你令郎眼明手快，鬥不顧身的跑上去救他……：……老先生

有這樣的一個兒子，真正是非常光榮的。」

「我這孩子能有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我是很滿意的。但是我年已這樣老，又祇有這一個獨生子，現在他死得如此慘痛，那能不教我傷心呢？」羅塞爾幾乎嗚咽不能成聲了。

有人要去請醫生，羅塞爾搖手說：

「眼見已沒有救了，醫生也是徒然——最好那一位熱心的，替我把他的母親叫來……：唉，幾小時前，他還是一個活潑潑的孩子，不知他爲了甚麼事，竟跑到這裏來了？」

他抬起一顆沈重的頭，從淚眼模糊中，望見床上的法蘭克，似乎在含笑欲起，連忙擦着眼睛，迎上前去，啊，可憐的孩子，依舊直挺挺地躺着，除胸口微微跳動外，竟可以說去死不遠了。

(一〇)

法蘭克睡在破屋中，隣舍人家都跑去看護他。

司機人恐車子誤點，放了幾聲汽笛，又要開行了，旅客們便紛紛的登車而去。祇有一個熱心的人，留着不走，把詳細情形告訴羅塞爾，並且自願去叫法蘭克的母親。

醫生來了，看了一看法蘭克的傷勢，先搖了一回頭，然後揮手教閒人退出，使室中空氣流通，又配了幾種藥水，給法蘭克灌下了。羅塞爾把馬牽到屋外，他走進室中時，嘆道：

「我希望他快點死，死了，得少受一些痛苦。」

到了傍晚時，法蘭克的母親來了，自然是號陶大哭，哭得聲嘶力竭。天色黑了，隣人都歸家去睡了，祇有那小孩子的母親——屋主人——陪着睡在室中。

床上躺着面無色的法蘭克，他一些都不想轉動，他也沒有一句話對他的爸爸媽媽說。室中是靜得可憐，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照着他爸爸的人影兒，一些都不動地貼在壁上，顯出他的愁悶來；他的媽媽也木偶一樣地靠在床畔，她的形體雖然那麼靜默，但她的心中，非常地紛亂，她在想：

「日間孩子對我說；以後他將助他的爸爸做事了，他不再荒嬉了，啊，言猶在耳，人已去死不遠哩！我們老夫婦巴望着的快將成人的

一個好孩子，就這樣死了嗎？唉，他又爲了什麼要到這裏來送死呢？

……

法蘭克老是閉上了眼睛，始終不會對他父母望過一望。

羅塞爾夫人見室中陳設污舊，四壁蕭條，缺乏應用的東西，不覺瞠目望着老人，羅塞爾明白她的意思，於是說：

「受傷的人，最受不了車中的勞頓，等到他有了轉機，才能帶他到家裏去。」

一對怪可憐的老夫婦，相對哭泣着挨過了這漫漫的長夜。

到了禮拜一的薄暮，這破屋中的床邊，忽然有一個面無人色的孩子，扶了床欄立着；手臂上紮了一塊血痕斑斑的布條，兩眼倦極欲睡

，他的頭似乎很沉重地垂在胸前。他並不是那見勇爲的法蘭克，而是人稱爲「壞孩子」的馬克呵！

「他已覺得好些嗎？」馬克似乎很慚愧地問羅塞爾夫人。

「呃！危險得很呢，剛才雖然呼吸平順了一些，但不知能保無恙不？」羅塞爾夫人還沒有知道法蘭克的負傷，馬克應負間接責任，所以含了眼淚，很和藹的告訴馬克。

床上的法蘭克，忽然身軀微動，推開了被頭，掙扎着想坐起來，終於因力不能支而倒下了；他極力張開他的眼睛，要想說話，但喘息聲和咳嗽聲，一時大作，等到喘息停了，咳嗽好了，才有氣沒力的說：

「馬克……那……那事……沒……沒有……做吧？……」

「沒有，沒有，請你恕我……法蘭克，請你恕我。」

法蘭克臉上立刻露着非常愉快的笑容，低叫着：

「媽媽……媽媽……」他還要說下去，畢竟是受了很重的傷痛，又說了幾句話，精神不繼，死了。

其時室中是異樣的沉寂，風敲窗牖，格格作響。羅塞爾夫人俯着頭吻她的死了的兒子，叫他不要多講話，她還當他在熟睡，覺得他手足冰冷，才知道他已氣絕了；她立刻放聲大哭，這哭聲驚醒了呆坐的老人，大家便相向而哭，馬克從來不曉得哭的，遇到了這種悲慘的境界，心一酸痛，禁不住淚如潮湧，伏在法蘭克的足畔，成了個淚人

兒。

馬克一臂重傷，已是十二分的疲乏了，又要痛悼法蘭克的死，於是他也病倒了。一個頑皮而活潑的孩子，在病床上一無所事，便不免回想到從前的一切，他深自懺悔，深自慚愧，深覺對不起那死了的法蘭克。

(十一)

伊墨生領導羣兒，在校舍中修葺牆壁，裝配玻璃窗，拂拭塵埃，整理校具，忙得個不亦樂乎。工作完畢後，還不會見馬克回來，乃將地上的木花，掃集在一起，裝了幾隻口袋，教羣兒分別掬了，他自己也抗了一袋，循大道而去。

勞倫思太太也已知道法蘭克遇禍的事了，獨個兒坐着在感傷，見伊墨生又把幾口袋木花送她，當時道過了謝，說：

「先生，法蘭克在昨天早晨，還是活潑潑地與羣兒在一起遊戲的，今天不知爲了甚事，巴巴的跑到休旁去，給火車軋得半死。剛才他

家裏的老傭人彭老頭兒和隣人柏來德，告訴我說：今天晚上，恐怕是法蘭克的末日了。」

「那的確是很可怕的消息呵！」伊墨生對於法蘭克的到休旁去，早已料到了一半，爲的是馬克要放火，他想去報告一個什麼人去，祇是不明白爲什麼會給火車軋傷的。

天已快要黑了，伊墨生教羣兒各自歸家，他自己又到校舍中去視察一周，關好了窗和門，然後到羅塞爾家去探望法蘭克。

到羅塞爾的家時，夜已很深了。靜悄悄的屋子中，停着一口小小的棺木。羅塞爾夫人抱了一個病得似乎很厲害的孩子在懷裏，眼淚綫綫的墮在那孩子的身上和額上。伊墨生以爲那是行將就木的法蘭克了。

走近一望，竟把他嚇了一大跳。原來那孩子却是馬克！他先問了羅塞爾夫人晚安，又安慰了她幾句，然後很驚奇的望着馬克。

「先生，法蘭克已經尋到了，可惜他已死啦！」馬克非常頹喪的對伊墨生說，又把自己受傷的經過，很詳細的說了一遍。

「可憐吶！我的孩子不幸受傷而死了，豈知馬克也傷到這步田地，我既悲悼我子，又要悲悼馬克，我竟不暇自悲哩！」羅塞爾夫人傷心極了，不停的揮着老淚；「我想，等天色亮了，送他到他祖母家裏去。」

伊墨生見馬克的傷勢很重，決計受不了車馬的震動，便是一二英里途程，也去不得，何況從此地到他祖母家，路中樹林邃密，山道

崎嶇，頗不易走呢？他想西摩家中，房屋高爽，空氣新鮮，極合於養病之用，並且距離又很近；因此，他就抱了馬克，與羅塞爾夫人辭別。

西摩見馬克弄成這個樣子，心中很是驚奇，伊墨生將前後經過告訴了他，二人扶掖着馬克，讓他睡在樓上的一間小臥室中。

馬克臥病在這小樓中，有伊墨生看護他，有他的祖父母不時去陪伴他，所以他並不覺得任何的痛苦。這樣經過了六七個禮拜，一日，正是八月裏的天氣，暑氣仍未稍減，忽地地下了一陣傾盆大雨，涼風徐來，精神爲之一爽，馬克摩挲着兩眸，打了個呵欠，說：

「雨了？多麼涼快呵！」

學校因天熱還沒有開學，伊墨生坐在小樓上的窗畔在看書，聽見馬克醒了，便走到床前慰問他，像慈母一樣地。

「先生，這裏是什麼地方喲！」馬克望了望四面的陳設。

「你已病了一個多月了，每天老是昏沉沉地飲食少進，祇今天却清醒得多了！這裏西摩先生的家，你祖母因為有我在這裏，她很放心，要隔三五天，才來看你一次。」又慈母似地撫着馬克額上的髮，和顏悅色地；「我已預備了新鮮的葡萄，還有幾枚甜餅，這一杯牛奶快要涼了，你喝了再睡吧。」

馬克喝了牛奶，吃了一些甜餅，又吃了幾顆葡萄，說：

「的確，我常是那麼昏昏沉沉的，常常看見滿身流血的法蘭克，

很可怕地立在我的床前。」

伊墨生百般的安慰他，教他靜睡，不要胡思亂想。馬克把杯中的牛奶喝乾，又熟睡了。

馬克雖是個極壞的孩子，但他並不是蠢然無知的頑石；他對於伊墨生及西摩二人的愛護備至，他自然也知道感激的。西摩亦時常對馬

克譬解：

「法蘭克是爲了你而死的，你能知道慚悔，可見你的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不過，法蘭克是勇敢地光榮地死了，你就是悔恨，亦已莫及，現在最要緊的，你應該努力學好，走向光明的大道，不要再幹不能見人的壞事；否則，自暴自棄的結果，是不齒於人啊！」

馬克在病中，靜聆伊墨生與西摩二人的更番訓話，真是感愧交集，自覺以前的種種，太對不起人了，於是他立志要改過。

又過了幾天，馬克已能勉強下床了。在鏡中看見了他自己的面貌，笑道：

「先生，你看呵，我真是天下第一個瘦人了。」

「再過幾天就好了……：明日下午，有幾個小朋友要來望你哩……：剛才你在熟睡時，你的老祖母曾經來過，她稅；爲了你的病，她也瘦了許多。」

「啊，我生病是不值甚麼的，累她老人家生病，那是罪通於天了，」馬克用手捶胸；「我要回去啦。」

(十二)

老祖父撫摩着馬克的頭，很欣慰的笑道：

「孩子，你現在是這樣的有禮貌了，難道有神仙在暗地裏改造你的性情嗎？」

「孩子，有幾個小朋友今天要望你啦。」

「不，我不願再同他們在一塊兒玩耍了，我要抓住寶貴的光陰，不放牠輕輕地逃跑！」

「讀書的時候要讀書，玩耍的時候是應該玩耍的，孩子，你明白嗎？過於拘束了，也會懶懶成病的。」老祖父說。

「馬克的年紀，說小也不小了，得教他做些雜務。」那是祖母說的。

從此，馬克每天總要替老祖父做些工作，工作完了，仍不失他固有的活潑狀態，祇是損人不利己的惡作劇，可說根本沒有了。

有一天，伊墨生來對馬克說：

「暑期已過，明天要開學啦。」

馬克聽得開校的消息，很高興的把一個塞在樹下多時沒有瞧過一
眼的書包，整理好了，準備明天上學去。

孩子們失了馬克的領導，惡作劇的壞事，自然完全消滅了。在學校中，每一個學生都情願服從伊墨生並能遵守校章，但，他們仍舊和

從前一般的活潑，毫無呆木滯鈍的狀態，因為在散課的時候，伊墨生常常領導着做正當的遊戲的。

光陰迅速，轉瞬間已屆隆冬，狂風怒吼，霜重露濃，加拿大的冬季，是很寒冷的。

一日，天寒風緊，彤雲密布，村中的人們，都仰天蹙額道：

「快下雪啦！快下雪啦！」

時間是在上午十點鐘，校舍前面的操場上，有幾十個男孩子和女孩子，興高采烈地在遊戲！這許多的孩子，最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不過五六歲，他們和她們，大家都戴着羊皮的帽子，毛茸茸地把兩隻耳朵遮藏着，身上穿了熊皮的大衣，宛如一匹臃腫的肥豬；女孩子們

還多上一雙巨靈之掌的皮手套。這些孩子，家裏都很貧寒，所以衣服很樸素。其中祇有二個女孩子，一是富農柏來德的女兒嬰乃，一名曼絲，是教士的女兒；她們在樵夫牧豎的子女中間，衣服雖然比較的華麗一些，但也沒有特殊的區別。

孩子們的家，有的很近，有的遠在三四英里之外，嬰乃的家要算最遠，離開校舍，竟有四五英里之遙。嬰乃是一個很嬌好而又很活潑的女小孩，誰都很喜歡她；前學期中，馬克往往在狂風暴雨之下，送她到她家裏。本學期他却不再睬她了。

嬰乃的父親柏來德，平日最是鄙視馬克，他常說馬克乃害羣之馬，將來必無好結果，他逢人就這樣說，並不稍留餘地。馬克心中，自

然非常的痛恨他，連帶的也不睬他的女兒兒嬰乃了。柏來德却很快活，他以為自己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掌上明珠，決不忍給馬克引誘壞的，馬克不睬她，即是她光明的前途上，少了一重障礙了。而嬰乃却在想；馬克爲什麼要離開我呢？她每次想接近馬克，馬克每次見了她，馬上就跑開了。

在狂風怒號的操場上，馬克抖擻了精神在踢球。嬰乃借了代他拾球的機會，她問馬克道：

「馬克，你爲什麼不睬我？……」哇的一聲，她哭了。

「誰說的，我不睬你；我還是跟從前一樣的，我很喜歡你。這幾天，因爲功課太忙了，來不及送你回家。」

嬰乃哭得很傷心，嗚咽地說：

「昨日散學回家，走過路克斯花園，門內有一隻大黃狗，冷不防疾躡而出；傑曼絲和黑耳夫，老早就去下了我及梨華而逃了；幸而園丁奔出來，把那大黃狗叫回去，我們才沒有給牠咬傷。馬克，我屢次要你伴送，就是怕那大黃狗呵！」

馬克見她蘋果般的小頰上，全掛滿了珍珠似的淚，覺得她很可憐，但一想起柏來德的兇臉蛋，他就老大的不高興，說：

「校中人很多，可以送你的，也並不少，你何必一定要來找我呢？」

「從前還有一個法蘭克，他是與我同路的，他也肯帶我一起走，

現在他已死了，除了你；馬克，還有誰呢？」

「噹！噹！噹！」

上課鐘剪斷了二人的話片，許多小學生擁進了教室，坐定以後，教室中肅靜得很，祇聽見窗外的狂風在怒號。

伊墨生立在黑板前，口講指劃，娓娓不倦，許多小學生都是津津有味地在聽他講解，沒有一個敢嬉笑或喧吵的。

鐘鳴十二，散課了，大家都在用午饅。他們的午饅，是早上入校時跟書包一同帶來的，大概是乾糧和清水。

午饅既畢，大家都想到操場上去遊戲，開門一望，祇見漫天大雪，地上已在不知不覺間積了有五六寸厚了。小孩子沒有不喜歡弄雪的，於是，堆雪人，拋雪球，在雪地上往來奔逐。

(十三)

加拿大的雪是這樣的：堅硬而易於凝結，不很容易溶化；隨你雪滿衣冠，祇要把身體一抖，雪就紛紛搖落，一些都不會沾溼的。此地的人們，常將潔白的雪花，煮了當茶喝，因為牠的味道頗清冽；用雪水洗滌衣物，比肥皂還要清潔；小孩子在雪地上打滾，弄得滿身都是雪，再用毛刷拭去，一套骯髒的衣裳，竟和洗過了一樣。爲了性質的堅硬而易於凝結，所以加拿大的雪，是特別的重，常將竹籬及古舊的建築物，壓得傾倒在地上。

下午二點鐘，那無上權威的上課鐘，又把一羣在雪地上游興正

的小學生，趕進了教室中。伊墨生已很威嚴地在等候着他們，行過了禮，大家都坐下了，他叫馬克走過去，說：

「觀察現在的風勢，大約有更大的雪要下咧！我想，不如立刻就散課吧，……但，路遠的什麼辦呢？」

「看啊！那邊的楓林上，不是雲開見日了嗎？」馬克指點窗外。

伊墨生推窗一望，真的，雪已霽了，並且，一個模糊的淡白色太陽，隱約地躲在凍雲了中，乃說：「上歷史課。」

上完了歷史課。已是三點鐘了。學生們都欠伸着，舒個懶腰，女孩子們大家唧唧耳語，課堂中的秩序，漸漸騷動起來。伊墨生推開了窗，仰首觀看天色，一陣凜冽的冷風，乘隙而進，吹得人索索地抖着。

。窗外飄着鵝毛似的大雪，地上堆積得已有尺餘厚了。伊墨生閉了窗；愀然地說：

「風這樣大，雪又這樣深，怎樣處置這許多孩子呢？」

「我看不要緊的，先生。」馬克立起來說。

伊墨生教大家整理好了書包，說道：「這天氣已不容許我們再有考慮的時間了，我們要及早預備：倘有郵車經過，應該儘先把年紀小的帶回家去，我自己也可以率領多人，棹舟而行。馬克，你就帶了跟你同路的，走吧！」

「但是，先生，雪這樣大，這樣深，怎能走呢？」馬克憂悶似地

「你們暫時各守原位，不要驚擾，等你們的父兄來接。」伊墨生雖力示鎮靜，可是他面部的表示，顯然不大安定。

關於大雪時的種種慘聞，一件一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幾乎不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他越想越是焦急害怕，但他決不敢說出口來。他似乎想起了一個辦法，教大家圍立在他的四周，正要發言，忽有一人推門而入，這人穿了臃腫的皮衣，兩手插在袋內，帽上的皮帶，緊緊的縛在額下，腰間束一條紅絲帶，腿上也裹了皮，他向伊墨生點點頭，開口說：

「門外的雪，已深過膝蓋了。我是坐了雪車來的，誰與我孩子同路的，不妨一塊兒走；不過，田岸和大路，已分不清了，車行很險

呢？」

「好的，你就帶了他們走吧。但，還有許多孩子，如何辦呢？冷，餓，急，嚇……」

「等一會兒有便，我想送一口袋的麵包來……再會吧！」帶了幾個孩子，坐上雪車，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一隻可憐的馬，拖了車一步一步地走了。

伊墨生回進教室中，四顧而說：「我們得吃些煮熱了的東西，可以禦寒，又可以充飢，然而，那裏有呢？」

「在這裏過夜嗎？沒有床褥，我們不冷嗎？」有一女小孩，忽然哭起來了。

「爸爸，快來領我啊！」又一小孩也哭了。

伊墨生撫此慰彼，臉上滿是焦急的神氣；忽聞雪車上的鈴聲，漸地由遠而近，不覺一喜。不久，有雪車二乘，停在校舍門外，那是西摩派來接取學生的，伊墨生便撥送三十多個男女孩子，坐了雪車從原路而去。

天黑了，校中祇存伊墨生及五個學生，還不曾走。

嬰乃拉着馬克的手，泫然欲泣，馬克講故事給她聽，極力安慰她

。她說：

「爸爸在昨日，用一隻大馬，拖了一乘雪車，到休旁去了。他本來說的；今天可以回家，我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回家？我家裏還有一乘

雪車，可惜已壞了，馬棚裏的一隻瘦老馬，就算不生病。牠也拖不動那車子，何況牠又病了。呸！我今夜祇有睡在此地了……」

「嬰乃，你莫嚇，明朝雪霽了，自然不必睡在此地啦！」伊墨生勉強的笑着安慰她。

(十四)

伊墨生要打消這五個孩子的恐怖的心理，所以讓他們隨便遊戲，借此取暖忘憂，豈知慘禍已迫在眉睫了。

年紀很老的這個紅校舍，因為屋面上堆積了尺餘厚的凍雪，不勝牠的重壓，不停地在發出磔磔軋軋的擊音，但是這聲音給風聲混過了，竟沒有一人聽得出來。

他們的晚膳很可憐，祇有一些午間吃剩的東西，尤其渴望的，是想喝些清水潤喉，要煮雪，又沒有水壺。馬克望了望書桌上的瓶子，

說：

「喝一點墨水吧。」

「不能，墨水是毒的。」伊墨生惟有苦笑。

「那祇有忍了渴……咳。先生，月亮兒出來啦！」馬克走到窗畔。

「那末雪已止了，然而路上積雪未消，我們還是不好走。」

「我覺得株守在此，非常危險，雖說這校舍已修過了，但並不怎樣的堅固。」馬克望着伊墨生，等候他回答。

「是的，我們設法離開此地，我先來馱一個人，送到西摩先生處，到了那邊再請西摩先生同來領你們……馬克，你們四個要靜心的守候着……」

「恐怕那慘怖之結果，將在先生未曾回來以前，就光臨到這裏了！」
「馬克慘然着。」

「用書桌排列在四圍，再把許多椅子放在書桌上，把四壁和屋頂支撐了，大概可以經久些。」伊墨生馱了一個小女孩在背上，臨走出校門時，這樣叮囑馬克。

「好，先生請走吧，我一個人還調排得來。」馬克把校門推上了。

伊墨生一路走，一面在叫：「當心爐中的火！」他醉漢一樣地，在深沒兩膝的雪途中，踉蹌前趨。爲了心急意亂，他連跌了好幾次；獵獵的狂風，吹得他回不轉氣來，他又耍安慰馱他背上的那女孩子。

忍了痛苦，在月光下面，不怕艱險的跟風雪奮鬥，他走盡了遙遠的長籬，才走到了大道中，一步一步，終於達到他的目的地。

「西摩先生，快點去救人！」當他踏上了西摩家的石階時，這樣高聲叫着。

「別唬嚇人，誰要我去救他呢？」西摩開了門，慢吞吞的說。把伊墨生接了進去，倒了二杯熱咖啡，讓他和女孩子吃。

伊墨生喝了一口咖啡，自覺精神一振，乃說：

「老校舍經不起積雪的重壓，馬上就要坍下了！現在那邊還有馬克等四人未走，我們應該趕快去救！」

西摩立刻去叫了二個強壯的農人，配好了雪車，四個人一同坐了

，向紅校舍疾馳而去。跑了不過幾十步，那馬已很吃力了，祇能一步一步的跛着，半路上，又有一棵被風拔起的大樹，橫亘在路中，四個人一同下車，把大樹移開，重復前進，不幸又陷入田疇，大家用力推挽，總缺連車帶馬，拖到大道上去，但已費了不少的時間了。

雪車到了校舍相近，四人一齊下車，步行着向校舍前進，其時月光慘澹，四望皆白，忽見有一株大楓樹，被一陣暴風連根拔起，倒下來的時候，剛巧猛壓在那老年紀的紅校舍上。

「唸喇喇！」

牆倒了，屋坍了，跟着就在瓦礫堆中，冒起一股火燄來，瞬息間紅光滿天。

(十五)

火，像蛇舌一樣的吐着，紅光映照白雪。彷彿遍地都是血。西摩與伊墨生，在火光中往來奔走，很忙碌的移去未經着火的木板，以免火勢的蔓延。二農人也幫同工作，不多的時候，已將屋旁的木板，樹枝，以及易燃性的雜物，完全移開了。

瓦礫堆中，忽有一聲長嘯，跟着又有悽慘的和聲。

此時有幾個從休旁散市歸來的村人，望見了火光，無不大驚失色，他們跟了西摩與伊墨生，冒火衝入，把一根支持牆壁的巨木，用力拉倒，火窟中的四個孩子，方得由隙處陸續爬出，雖然皮膚略受灼傷

但並沒有生命的危險，大家抱了孩子，坐上雪車，到西摩家裏去。

當伊墨生駛了那女孩子走後，馬克聽聽窗外的風聲，就料道禍事不遠了。他見牆上掛着的一幅大地圖，下軸離開壁脚，竟有一尺左右，仔細一望，原來牆壁已側，他急尋了一根修屋時餘下的巨木，教一個較大的孩子，一同扶起，把牆壁支撐着。他又將書桌並排在一起，桌上又堆不少櫈子，四個人一同鑽到桌子下面躲着。他忽然望見了熊的爐火，自己對自己說：「倘使牆壁倒了，爐中的火一定要爆發的，我必須把火弄熄。」他從桌下爬出，走到火爐旁邊，剛想去弄熄牠，桌子底下有一女孩叫起來了：

「馬克，先生不是說過的，不要把火爐弄熄嗎？」

馬克聽見了嬰乃的話，點點頭說：「說是先生說過的，但是。到了極危險的時候，我們要有隨機應變的急智，不能死守着先生的話。」他就拾了一根杖，將火勢壓熄；爐中祇存了不多幾塊的通紅的火炭，他也不曾留意，便把爐門閉上了。

「馬克……風……可怕喲！」嬰乃又哭了。

「我嚇得很……我嚇得很啊！」另一孩子也哭了。

馬克鑽進桌子底下，安慰三個孩子，叫他們耐心等着。正在說話，忽然聽見唸喇一聲響；桌子上面似乎有千鈞的重量壓了下來，壓壞了一隻桌子。同時又聽見許多人的叫號之聲，很忙迫的足音雜沓聲，撥動甌瓦聲；耳朵裏聽得很明白，但是叫不出，因為黑烟瀰漫在桌下

，不但是悶，並且噲得要命，原來爐中所存的星星之火，早已勢成燎原了，張眼一看，四周全是坍塌的甌塊瓦片，實在沒有法子好逃走。後來聽見有人移去巨木，扒開甌瓦，眼前一亮，神志倒反而模糊了。

雪車拖到了西摩的住宅，西摩夫人已預備好了茶點，並且生了火爐。她看見嬰乃的目部青而且腫，急用一塊白布裹了，又給馬克包紮頭，臉，及右臂，因為馬克也受傷了。

「嬰乃，你什麼弄成這個樣子的？」柏來德來後，抱她在懷裏問她。

嬰乃撫摩着包了布的目部，想想又哭了。

「不要哭，嬰乃，不要哭壞了眼睛。」西摩夫人安慰好了嬰乃，

又望着柏來德？「幸而傷勢還輕，否則，她這可愛的一隻小眸子，豈不瞎了？」

「這是要感謝馬克的，當屋頂坍下來的時候，唸喇一聲，桌面穿洞了，磚石像雨點般的落下，馬克伸出一隻手臂，急忙來遮護我，我祇有碰傷了一隻眼睛，而馬克他自己，却受了這樣的重傷。」嬰乃告訴室中的人們。

大家都讚美馬克，都握着他的手，用好意去慰問他。伊墨生見他精神委頓，便抱了他把他睡在從前臥病一月有餘的小樓中。柏來德也跟了進去，給馬克蓋好了被頭，慚愧似地：

「馬克，你當然是好孩子哇！我很抱歉，我從前對於你的一切。」

馬克露着微笑，闔上眼睛，睡得似乎很甜美。

柏來德又對伊墨生說：「把一個大衆公認爲不可救藥的壞孩子，感化成現在這樣一個誰都不能否認的好孩子，自然是先生的力量啊！」

過了一二個月之後，在被火燒燬的紅校舍的原址，又建築了一個簇嶄新的紅校舍。到了舉行校舍落成典禮的那天，也就是行開學禮的日子，村人都來參加，大家無不喜逐顏開。在許多活潑潑的孩子中，有一個面黃肌瘦的孩子，他就是傷痕未復的勇敢的馬克啊。

(完了)



連環圖畫

◀ 種八出已 ▶

每種每本
只收成本
一角五分
函購郵票
十足通用
不加寄費

第一種 西廂記

胡考繪圖曹聚仁說明

第六種 翠屏山

汪子美繪圖夏媽說明

第二種 潘金蓮

郭固繪圖蔡紀詩說明

第七種 虞美人

茅愚言畫章玉卿說明

第三種 楊貴妃

江毓祺繪圖錢溇說明

第八種 三笑

竺繼忠繪圖周懿說明

第四種 武則天

張鴻飛繪圖黃綠說明

第九種 桃花扇

蔣芷芬繪圖杜君謀說明

第五種 閻婆媳

金劍凡畫余乃使說明

第十種 貂蟬

張鴻飛繪圖汪益達說明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秋千出版發行

全國各埠各大書店代售

016
人文齋人文書店
廿五年十月廿日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劣童遷善記

每本實售國幣二角

譯述者 辟 邪

所有權 發行 者 陳 富 華

翻不 許 印 印刷者 大 方 印 務 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三六一二二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總發行 千 秋 出版 社
電話 三六一二二

77.57
341127

每冊國幣貳角

上海千秋出版發行